



紫芝園漫筆

卷之六

服部文庫
117
54
5





國漫筆卷之六



信陽大宰純德夫著

或曰禮、法、四教則文尤為先、五、四科則文學在最後、豈亦有說乎、答曰、所謂文者、詩、禮、樂之謂也、孝、弟、忠、信、詩、書、禮、樂而後、可以見諸行事、故五、教則文在先行、次之、忠、信者、禮之質、而德之所以成也、故在後也、如四、科則國家用人才之序也、德行者、棟、梁之材也、天子三公、諸侯、上、卿、非德行之士、不可、故人才、以此為先、次、則、喉、舌、之、官、出、於、王、言、接、賓、客、修、辭、令、奉、使、將、命、皆、言、語、之、任、其、為、用、也、重矣、故、序、在、第、二、也、又、次、則、諸、司、分、治、庶、政、出、焉、必、得

其人而後可以書其成功故政事之才在第三也夫然
後作為禮樂文章修典籍紀錄政事以示後世必待文
文學之士以濟其用故文學在後也如此則國家之治
可謂大成矣國家用人才要在此四科其先後乃緩急
之序云

徠病以海量能容自許人亦以此稱之余謂徠病固能容
然能容^容而^容不能容常人能容文才之士而不能^容禮法
之士能^容其人而不能容其言是未為能容也

論尹子文多整齊不甚難讀且書中言仁又禮智必是
漢以後人偽作也其曰厭生死起生死曰有識者有不

識者曰夫皆識所成則又似佛氏之說論尹子^之時恐未
有此言況其文不及老莊乎後人偽作無疑然其所言
亦有至理^理矣古文也未可以偽廢也論尹子中有認字
他書少見

鵲冠子甚難讀甚難解而其所言亦不可知亦何所
宗旨恐亦老子之流也

子華子名本晉人見于書中其人當齊晏子晉趙盾子
之時其書不甚讀而文尤有法唯於中有云猶之佳主者
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為儀則
筮魚連城矣夫連城之稱自趙璧始人子為晏子言

之何也余於是疑其戰國以後偽作也蓋自此二子破
綻矣然實亦古文也可悅可玩子華子載公仲承問于
程子以黃帝鼎成乘龍升天之事程子答之其言甚辨
而嚴真儒者之論也夫程子者豈孔子所見於塗者也
耶

尤傳云夫子壹之大學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二書
壹字同義之是字皆有所指之辭也晦菴解大學以為
壹是一切也不深考也

孔叢子載天子大道隱唐虞世二歌皆七言三句句有
韻漢高大風歌實仿此也

商子亦頗難讀先秦古文無疑

輔車相依杜南以為頰輔牙車韓子曰夫虞之有虢也
如車之有輔々依車々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杜蓋
以此句與下句唇亡齒寒同就人身取譬耳韓子則直
解輔車字殊為穩當未詳孰是呂覽所載亦与韓子
大同

室如縣罄杜解如而也韻府引字林云如当訓似如垂
一器空中無物若家徒四壁之義訓如為而語不成文
矣世說近是

晋悼公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字也禮

君前臣名句与君言不宜称其僚友之字世恐傳者之
誤也如記石錯之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侯生而
稱其謚亦然

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日之上日字是時日
之日下日字是日星之日

宣十二年傳屈蕩尸之注疏本多作尸說之尸誤也有
作門戶之尸者為是杜元凱云尸止也按此訓見小爾雅
取其箇一澄也洪武正韻及字彙皆於門戶之尸有止也
之注正韻則引左傳二澄也

孫子云兵者詭道也說者多以此言為孫子之累殊不知

用兵者以勝敵為尚也夫孫子回言兵者國之大事死
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豈曰兵可妄起哉故用
兵者非得已也夫苟不得已而用之則不可不求勝敵苟
欲求勝敵非詭道不可故孫子末篇言用間以為兵要為
此也夫用兵者將以戢兵故戰可以息戰則戰故欺人不
欺於人則可与言兵鬻化曰鬻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
間不厭詐偽韓非稱之是也余故曰說孫子兵法而愧言
詭道者經生不知兵者也

詩云曾不崇朝毛公無解鄭箋云崇終也公羊傳曰不
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何休注崇重也不重朝言一朝

也不崇朝語同而二解異義鄭氏似是何解恐未必是
呂氏春秋節葬安死二篇論厚葬之非道理正當子墨
子過儉害仁不可同日而語也孝子仁人治葬者不可不
讀也

左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傳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穀
梁云國曰災邑曰火三傳為例各殊不知孰是以今觀之
天火多不延燒且世所希有如左氏說則魯唯有災而
無火其災也數且延燒何休注公羊云大者謂正寢社稷
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如此則公羊似是穀梁以國
與邑別之亦似故余竊以公穀二傳得其實何邵公

解亦有理左氏恐難信也

程子云孟子有此英氣纔有英氣似有圭角英氣甚
害事此言大非余則曰士不可以無英氣。：：非
夫也自古聖賢事業孰非英氣所為也曾子曰士不
可以不弘毅。亦英氣之為也故士而無英氣雖學
道其在鄉黨僚友之間不過稱為好人而已使其為
國家行大事立大業則必弗能也程子以顏淵為渾
厚不見其英氣之發故也其實顏淵筆灑洒而不
改其樂亦英氣之為也試使顏淵當事則其英氣之
發余未知其如何程子亦為知顏淵有無英氣哉

要之顏淵與孟子所居地位不同耳余特愛孟子英氣
程子乃病之何哉夫英氣者丈夫之氣也隱居以樂堯
舜之道者無所用英氣多見今之士大夫即有學術者
蒞事^無當事而不能有為英故也

古人作文有好用字如莊子逍遙遊曰夫列子御風而行
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則陽曰伏尸數萬遂北旬
有五日而後反養生主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德充符
曰吾與天子遊十九年矣在宥曰黃帝立為天子十九
年豈其日數年數偶同邪其實皆寓言而周用字一
轍如此耳

家語曰宰予仕齊為臨淄大夫與田常為亂夷其三族
呂氏春秋之諸御諛諛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
臣者相憎也又云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
他書亦多言宰予為田常所殺恐妄說蓋田常殺闕止
事見春秋傳然闕止字子我宰予亦字子我故後人因
闕以闕止為宰予耳田常即陳桓
晉成公綏字子安作嘯賦見文選相傳衛成公之後以
為謚為氏呂氏春秋楚人有成之賈諫壯王子安豈其後耶
大夫夫當上學千古之賢者以下待百世之知己何屑
屑焉與之一世之人言哉

昭四年傳云亡於不暇言不暇於亡也七年傳曰盜所
隱器言隱所盜器也皆倒裝句法

人之髮白不害於壽謝在杭既言之信然予先君子賦
稟極實而年五十時鬢毛多白弟一伯父幾曉乙長於
先君子八歲其年六十四時奉使來東都髮尚黑見
先君子曰尔何苦而得許多白髮乎至於人見其二
人相對以為長幼易位其後伯又七十二歿先君子則
至八十八目明齒牢行履康健神思不眊唯重聽之
患而已無疾而歿蓋終天年也蓋信白髮之不害於壽
為

世之酒人未有醉而不變其常者也然其變態亦不
一而足有喜者有怒者有放歌者有起舞者有多言
者有寡言者有默者有與人爭論者有欲鬪者有按
劍拔刀者有睡者有笑者有泣者能美惡不同而其
為變常一也予所見僧龍仙者好飲飲酣則善笑不
禁大醉則嗚咽泣數行下自知其不祥而不能止也此
一人兼二失而一喜一悲可謂異矣予非酒人不能多飲
少飲即醉睡坐世屢有過失因自左節限以微醺為度
子產云天道遠人道近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善哉子產
可謂知天也宋儒以理言天豈知天者哉

翰扁之事韓詩外傳亦載之則文不及莊子且以桓公
為楚威王豈傳倒之異哉

伏見故城城北有桃林焉每花時都人游觀成市其東
南深草山下有梅林焉其地曰梅谷寶永乙酉之春
余自京師遊宇治路出梅谷未至里所梅香逆鼻及
至梅花盛開滿樹如雪皚、映眼香氣芬芳撲鼻醉
人從前未見之美也既過衣屨猶百餘香竟日未散後
以語人則曰不知都人尚然況四方之客乎蓋由其花
以寒時開且其地去都下頗遠故也世何異於君子
避世不見知與余嘗為之切齒

柳子厚著封建論以封建非聖人本意遂極言郡縣之
便後儒因之議論紛、與所折衷大約以郡縣為便者
多矣如明王元美謝在杭等皆為抑左袒動稱封
建之非夫封建者聖人之制也聖人智周乎萬物而道
濟天下即封建果不可以為天下則聖人必知之苟知
其不可則必弗行夫知其不可而且行之非已本意而
因勢為之皆庸人苟且為之也曾謂聖人而然乎夫稽
古二字虞書開卷第一義也吾夫子自言信而好古
淳于蒧之議於秦廷也曰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
備也孔子生于衰周親見王道陵夷諸侯放恣天下

將亂即果封建之非邪則夫子豈不知之哉何不一言
與弟子論之以詔後世乎及顏淵向為邦但斟酌虞夏
殷周禮樂以告之且戒以放鄭衛鄭遠佞人亦未始言封建
之害及傳且周易則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
諸侯蓋言先王制作皆必取象於天地故建萬國親諸
侯當有比也先王制作若是其每所為也是故夫子稱
之莫敢議之太史遷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
衷於夫子後世尚臨天下設制作者不取決於孔子其何
所標準哉夫秦政李斯何為者而無和妄作乃使彼二
人者猶之可後之儒者皆讀心經論語而自仲尼之徒

者也乃敢違仲尼不信而好古如子厚以下諸人自有淳
于越之罪人也仲尼有靈必謂之非吾後也大抵文章
之士不達經術比皆是也

楚辭唯天問雖讀事實多不詳故也

都下有會食於樓上者一人飽而僂欄拍腹適有花子
倚門乞食自言飢甚飽向者臨而見之曰可羞可羞

尤氏所記周王子朝使告于諸侯之言見昭公二十六年後世檄

文之祖也雖有工者要未易及其辭修理遠不假雕飾
文采爛然令讀者為之投袂耳

昭四年楚子取其季芋界我以出服虔曰界我季芋

之字杜征南無解釈例世族譜云季芋我皆平王女也
林唐翁曰未知孰是純按下云鍾建負季芋以從五年
傳云王將嫁季芋畀我果是二人則後何恃言季芋者
再畀我不復見乎是季芋畀我一人也明矣當以服說為
是

昭四年鄭公辛曰乘人之約非仁也杜無解愚按約
窮約也下云鑑金初曰不敢以約為利杜云世約謂
要言也杜意指上文實與隨人要言愚謂此約亦仍
窮約之約也全文可見矣

鑑金初宦於子期氏無解註疏音釈云金名余謂

鑑姓金初二名若以初字是辭則當在鑑字上乃為
言其前事且宦於子期氏文義自明何必曰初宦余
故竊定以金初為名也

王右軍蘭亭記有絲竹管絃之語論者以為重複余
讀陸賈新語云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是右軍固
有所據也古人之文不可妄著批評

唐人廢孝經闈門之章而後儒亦多然之陸賈新語
云脩之於闈門之內而名譽馳於外又曰建大功於
天下者必先脩於闈門之內此二語似孝經之意闈
門之語曷可廢乎

新語亦易誦而文字古質可貴所謂元氣未漓之作也余甚悅之徂來嘗疑其偽作余弗敢以為然也享保戊申九月二日東都大水郭北尤甚平原如海屋宇沉沒士民數十萬尺為魚鼈死者萬餘人所在丘陵墮壞崖頽岸崩平地陷裂石轉木發橋梁無大小畢為烏有實 國初以來未聞之大災也予紫芝園東北去水里所南則百餘步為甚近而以地高故得免為豈非幸哉

近時有興利之臣議涸豬澤以為田所在隰巨池大澤而流其水於他處既不知地勢又逆水之性所以

有水災也

賈太傅新書頗有難讀處其易讀處者傳職保傳連語數語而已

董仲舒論性非孟子甚害當繁露中深察各號實性二篇乃是

有若者孔門高弟其言行觀論語禮記所載豈非彬彬有德君子乎及見左氏所記吳伐魯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此有子之勇也子夏亦孔門高弟以文學著名韓詩外傳載子夏與衛勇士公孫擘自言其

勇以愧公孫惛此子夏之勇也由是觀之孔門勇士
豈止一子路乎孔子曰仁者必有勇信哉

史記曆書所記太初曆法十九年為一章、首必得
朔旦冬至四章為一部、七十六年部首必合朔於
正北故朔至皆無小餘是為夜半朔旦冬至自是加
大餘三十九小餘七百五則為次章首天正建子月
大小餘加大餘三十九小餘二十四則為次章首冬
至大小餘如此四次累加至於朔至同日皆無小餘
則為次部首矣一部之內首章天正建子月朔乃冬
至皆無小餘乃朔至同時在正北子也二章子月朔

小餘七百五冬至小餘二十四乃朔至俱在正西南也
三章朔小餘四百七冬至小餘十六乃朔至俱在
西南午也四章朔小餘二百三十五冬至小餘八乃
朔至俱在正東卯也四章尽則一部終矣盡二十
部千五百二十年則朔至皆無大小餘乃復得天正
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如太初元年故自大初元年末
推百年以外則每一部累加大餘三十九上推數百千
年則每一部累減大餘三十九小餘七百五大餘三
十九小餘二十四累加累減嘗試以此法推春秋之
世自漢元封六年丙子上至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

公二十年己卯四百十八年為四部二章是歲乃章
首當朔旦冬至故得朔大餘二十五小餘十六大餘
二十五為己丑左傳曰二月己丑日南至是也杜元
凱謂前年失閏故冬至在二月自是上周惠王二十
二年魯僖公五年丙寅百三十三年為一部三章
復得朔旦冬至之歲故朔大餘四十七為辛亥元
傳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也唯此二處傳書日
南至今以是推之則隱十一年己巳莊元年戊子
二十年丁未僖二十四年乙酉文十年甲寅宣十
一年癸亥成十二年壬午襄十三年辛丑昭元年

庚甲定七年戊戌哀十一年丁巳亦皆當朔旦冬至
而傳不書蓋亦司歷之過也

曆法加減大小餘者其如法如史記正義云其減法
大餘不足則加六十而減之小餘不足則解大餘之
一為九百四十分若三十二分以加小餘而減之上
推者累減下推者累加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五十
三刻有奇而月與日會也則日月交會之常期也
然日行有盈縮月行有遲疾故有如期而會者
有過期而會者有不及期而會者是以後之治

歷者細步其盈縮遲疾之差以進退其期必得其
正以為定是謂定期因謂二十九日五十三刻有奇
之常期為經朔經朔月之大小必相間錯若定期
則有比月小古歷簡易唯有經朔而無定期所以
漢以前有晦日食也

畏於人者必有所畏無所畏者人亦不畏之畏於
人與無所畏二者不可得兼一者有命一者在己
我樂其在己者耳矣

程子云英氣甚害人世言却害人尤甚

人當有過而後能無過未始有過而能終身無過

者我未之聞也蓋雖聖人不能無過過斯懲斯戒
戒則可以無過矣故曰過之於人大矣

古者君子修身莫先於衣服服身之飾也有是服斯
有其容有斯容斯有其辭有是辭斯有其行有行然
後有以成其德也表記曰君子哀經則有哀色端冕
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此夫子之言也而
夫子初不言治心如孟子語曹交曰子服堯之服誦
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亦不言心堯之心此
孟子所得於孔門之教也由是觀之聖人之教可知也
宋儒專以治心明心為教者效浮屠氏也亦必服其

其服而後治其心若去其服課其身而曰吾得佛心則人誰信之耶是雖秋氏亦不能舍其服而專治心也宋儒乃專言治心明心是尚未及浮屠也其與聖人之教經庭何啻千萬里哉

鹽鐵論云雷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余謂電當為霆字之誤也電安得有声乎或曰是猶易之潤之以風雨也風豈潤物哉皆帶說耳

馬季長長笛賦云温直優毅孔孟之方也按以孟子配孔子蓋此為始也

說命曰惟事乃其有備孔傳曰事非一事蔡傳

曰惟事其事乃其有備二家解事不同按史記曹相國世家曰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注曰不事丞相之事又陳丞相世家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此兩事皆為不事其事如蔡說讀尚書者當從蔡氏恐孔傳非是劉長卿詩云漢陽老将多迴席魯國書生半在門按迴亦避也新序曰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避親戚其義可見也

以全求人者雖極宇宙莫能得人齊桓公曰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大其量乎世齊之所以興也

阮籍詠懷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玉
珠顏似相與期余謂籍文士少好詩書則有之矣
至其言顏似相與期籍也豈其然乎徒虛語耳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四首有四節相推作
第一首第三首皆有之今人為此必改其一古人不拘
乃然

河豚之為魚也味美而有其毒舊說其毒在肝今不
必然世俗以其肉倘有虫如蝶誤食之則殺人故必揀
去其虫洗之令極淨而後烹之乃可食也亦能温中益
人然海鄉粗人得此物則不啓其腹切作數段併與

腸臍烹之數人共食之未始被其毒數歲之內時一有
被其毒數人齊斃雖都人知去其毒如法治之亦時
有數人同食而同死者由是觀之河豚不可的知其
毒何在而其發何由也人好食之而不死者幸也已知
余君子決不可食也吾伯諸徂來先生云

享保己酉三月廿五日己巳穀雨越廿八日壬申寒
甚夜墮霜秩父郡中桑葉尽瘁毛地尤甚養蠶者
以為憂余以四月中遊秩父還而過毛親見之王達
蠶海集云春霜不殺蓋大槩之說耳

余平日於都下有故與俗人惡客對坐終日或侍坐

於諸侯貴人半日則小腹痛引陰囊水道不利經
宿乃已蓋氣病也及遊秩父跋履山川旬有五
日行五六十里至一百里勞矣然微恙不作身體
康健有異於常氣和也是知人之氣不可鬱而體
以運動和也逸居者宜乎善病古人謂宴安酖毒誠
哉

傳長虞贈何劭王濟詩序云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後
內兄後內兄者何按爾雅曰母之後又昆弟為從舅鄭
康成裘服傳注謂舅之子為內兄弟則知從內兄是
從舅之子也內兄弟及從內兄弟親皆無文文選

注亦無解今以事理推之當如此也

人之愚也其類有二有愚而信人者有愚而疑人者
愚而信人者雖亟受欺誑然如聞善言而信之則亦
補其過愚而疑人者雖聞善言而弗信則賢者
不為盡忠其不受欺誑不足以善其身均之遇也
而信人者猶賢於疑人者由此觀之信之德亦大
哉

伍子胥傳云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
立未可說以外事殺王而自立一句乃所以解上句
內志二字也內志故不必解而下句解之古文亦

有卮法太史公時用之

公叔座使公孫鞅去魏鞅不肯去知惠王必弗能用座言殺己也楚懷王為張儀所欺大怒必欲殺儀而甘心為秦惠王欲遺之曰弗忍言儀乃請行知楚王必弗能殺己也卮二子者惟知其不死故能履危地而不懼也然亦勇矣雖今之人苟欲行大事不可無是氣槩也

土佐州有大蟲雲州有狐蠱皆甚害人大蟲者厥初有人繫犬而不與之食候其飢極設飯及魚肉於前犬見之欲食之急近頭將就之而不及也於

是抽刀剗之取其首而祠之以為大蟲逐歲時祭之
行大蟲者若有怨於人及見人家所有貨財而心僅欲之其人即病醫藥不效病家必尋其蟲主就而謝病及問其所欲而與之則已狐蠱者役狐也不詳其初行之者能令人病發熱狂非蠱主自解之則不去其事与大蟲大相類也大蟲狐蠱皆其家而傳之子孫國人甚賤惡之不與通婚姻以故近來二

蟲漸衰其家數亦減云廣瀨侯者出雲子侯也甚憎狐蠱一旦命有司大發騎卒凡狐蠱之家在國內盡圍而焚之殲其人而無遺焉自是廣瀨國內

無復狐盜唯慘矣實亦英斷矣按野客叢書所記
猫鬼事與世相似曰南北朝多事盜毒有謂猫鬼
者觀隋徇狐施傳其家每夜以子時祀猫鬼言子
者鬼也其猫鬼每殺者所死之家財物潛移於畜猫
鬼家故當時下詔禁之甚力謂畜猫鬼之家投四裔
余始不曉猫鬼為何物因物因觀巢氏病原知猫鬼
乃老狸野物之精變而為鬼域而依附於人人畜之
以毒害人其病心腹刺痛食人腑臟吐血而死乃知
猫鬼如此

岑參集中有憶長安曲二章其一曰東望長安

德行二三門生亦冒聞其說不屑德行唯文學是構
是以徂來之門多跣弛之士及其成才也特不過為文
人而已其教然也外人既以是譏先生純亦嘗竊不
滿先生世先生之所以難助視純也書云非知之艱行
惟艱先生有焉

徂徠先生平日不教小子輩是以其門無畏幼之序為
或問仁齋與徂來孰愈曰仁齋之學不及徂來徂來之
才尤非仁齋所企及也若識則仁齋實為嚆矢徂來雖
超乘而止所謂青出藍者也至其所以教人則仁齋以
君子望於人徂來以豪傑望於人是二先生之風不同

猶馬援所稱伯高李良之異也學二先生者其得失亦猶是也

采薇詩云楊柳依依：毛鄭孔及朱子皆無解按薛君曰依：盛貌見李善文選潘安仁詩註

胡元瑞詩數云唐人宋雍初無令譽及嬰瞽疾詩名始彰見雲溪友談吾友高子式年十八失明厥後詩才漸高豈造物之均耶令人不第有其長也抑造物之慈也令人失於彼而得於此也

或見余文論有日弄文墨之語曰文墨者刀筆之吏也故李陵答蘓武書曰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今子

以為書生之事何也余曰其然乎豈其然乎文人所從事也故吳季重答魏太子牋曰恩哀之隆形於文墨然則魏太子亦豈刀筆之吏耶

余讀嵇康與山巨源書見其簡傲不孫可憎之狀康乎真不祥之人也其不令終宜哉然康自言剛腸疾惡已則惡矣不識康之所疾惡者何也

山中僧嗜茶有樵夫日過之僧輒茶之樵夫曰茶者何好而師嗜之甚也僧曰飲茶有三益為消食一也除睡二也寡慾三也樵夫曰師所謂三益皆非小人之利也夫小人樵蘓以給食豆粥藜羹僅以

充腹若嗜消食之物是未免飢也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晏眠熟寐徹明不覺雖南面王之樂何以尚之若
嗜除睡之物是未免勞苦也小人有妻能與小人
共貧窶而不敢去者以有同寢之樂也若嗜寡慾之
物是令妻不能安貧也夫如是則三者皆非小人
之利也敢辭

東都有賈人好禪未有所悟一夕坐禪忽記數年
之前賣物於人而未收其值明日遂尋其人取直
而歸欣然謂其子曰坐禪之利大矣使人記其
所忘汝曹必學旃

吾家君所識富商石川氏者毛人也好讀兵書與
家君談兵頗有條理家君曰子既服賈而好兵何
也對曰兵法於吾事甚近僕用此以行事也家君
退而語純等曰石川氏之子好兵法所謂盜跖之館也
朱晦庵小學載遜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
而行欲方按此言出淮南子主術訓而上句作心欲
小而志欲大晦庵不稱淮南而取思邈何也
凡借人以金錢而其人能及期還之幸也如其貧不
能還之則當損之不責因為折券以安其心已亦去
其心累世謂培善根植德不蓋感恩圖報負債擬

償人情之常不行賢人君子而後能然也。即人不報天必報之。即不在其身將在子孫。況人升沈無恒。豈可占一時富利而不恤人之窮困哉。馮驩所以不責貧民之錢。以為孟嘗君布德於薛人。其意在此。非惟封君宜如是。凡居富家之業者。不可不行斯道也。世之富人不能植德。以為百年之計。有負債而不還者。責之不已。繼之以怒。負者亦怨其不怒。雖親戚故舊。由是失其親。卒為仇讎者。往有之甚。則訴官立取其償。至使負者攜離逃亡。然後已。即不告訴。握無用之券。以責虛債。雖守而責之。積以歲月。終不能得負。

者固困責者亦勞。徒為無益。嗚呼。愚哉。大抵借而責之。不如無借。故君子有不惜之則不責。惡敗德也。

貴

以資說人一句。出魯仲連燕將書。又見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戰國策注曰。辨說之士。資以籍口。吳師道曰。資給說士。顏師古漢書注曰。說之士。傳以為資。已上三解。一意其義。自明。蓋讀說字音稅也。史記索隱解義。不明。張銑文選注曰。使賢士有所資。益而喜悅。勸其將來也。是則以說為悅。言資悅後之賢士也。不徒解義。涉於強。且於文無句法。不可從也。

相如封禪文有一處不可讀者曰意者泰山梁甫
設壇揚望幸蓋號以况崇史漢及文選諸注皆不分
曉即費數十百言而稍通以之讀本文仍不可讀要
之不成語也蓋此段本當有誤耳

左氏傳齊有諸御鞅說苑楚有諸御已諫莊王諸
御似是人姓名

余每讀文選至暫康養生論未嘗不胡盧而笑
曰愚哉康也服食以求長生而卒死於刑此與莊
之所譏也單豹張毅一養其內而虎害其外一養其
外而病發其內如出一途而康甚焉要皆知養其

值日初出長安不可見喜見長安日真率高古可
謂絕唱于鱗何不取之又有日沒賀延磧作曰沙
上見日沒悔向萬里來切若是何物亦矢口之言妙甚
京師市中有一小兒四五歲因吟糍粑塞咽喉其家
走邀醫求治醫以白湯調麥芽末與服未效須臾反
目欲絕偶有鬻綿布者過其家向而知之曰我能救
之急取米醋煮令熟灌半鍾於兒口兒便大咽吐出
糍粑而安其家大喜為沽酒重謝賈人醫慙而去其
醫者純所識也一日語余以此
食椒必須嚼口徐嚼之使椒氣散於口外否則椒氣

直射喉令人氣閉但吸不呼也余少嗜椒嘗食好椒而遭氣閉之難者兩度苦不可言也求其治法醫學云新汲水解之或曰取爐中寒灰令水點服或曰自扞其臍或曰緩帶或曰銜刀又或曰舐鐵器余時悉行之皆不效術盡矣俟絕而已末如之何頃之椒氣自然衰則喉氣自出而安世亦不可不知也以余所經於身故茲書以示後人云

但來先生見識卓絕知道甚明周南以為鄒魯以後無是人者非過論也惟其行不及其所知殆所謂行不掩者歟蓋先王之志在道取故其取人以才不以

所養不知害常生於其所忽古人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康之論曰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康之措身亡理奚翅微哉余又觀其與山巨源絕交書不孫不恭莫甚焉向使巨源怒則其中傷之未必不如孫秀之於石崇潘岳幸巨源之長者也且延其命耳余故曰唯此一書亦足以取禍康誠小人而才者孟子所譏盆成括之徒也杜少陵詩云嵇康養生被殺戮悲夫徒貽千歲笑耳褚少孫之補史記續綺以素也朱仲晦之傳大學格物章斷一匹錦而尚以麤布也

濂溪愛蓮其說以蓮花之君子者也余戲代濂溪
言曰海棠花之美女者也故弗愛之夫草木之有
花草木之文章也若必擇其似賢人君子孝弟忠
信仁義道德者而愛之則花之可愛者鮮矣宋儒
義理之學如斯乎其愚也

仲尼歿後到于今聖人之道有兩大厄秦皇焚書
一大厄也宋儒唱道二大厄也然秦皇能焚書不
能焚道學者尚得誦其言以傳子孫及漢興遺書
出儒者能讀之而得其指焉雖有殘缺而其存者
猶足以替古是秦火之厄猶不甚大也宋儒廢古

訓而大新義以二帝三皇之道合諸浮屠欺天下
惑後世六百年來天下之人不復聞古之道雖有六
經猶無有也且秦皇人皆知其惡宋儒人不知其害
孟子所謂似而非者孔子所惡也由是言之宋儒之
厄斯道大於秦火萬一吾儕為仲尼之後者得不疾
而惡之哉

或問詩云綠竹倚毛傳云綠王芻也竹扁竹也二
物皆草朱注以綠為竹色為竹二說孰是曰按左
太冲魏都賦南瞻淇澳則綠竹純茂劉涓子注
引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張銑注曰淇澳二水名

旁亦出美竹是先儒已有以為竹也卒章云綠竹如簣亦似美竹之詞且唐詩曰隄前綠竹生空地又曰綠竹含新粉凡此之類皆言竹也竊恐毛傳未可信也當以朱氏為是

東廣微補亡六首雖而不類三百篇辭過綺靡故也余愛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大得風雅之調焉文選載漢高祖歌序曰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張銑注曰擊黥布還也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宮純按注非也置置酒也不然句中留字及下文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皆無謂也

通雅曰莊子字子休見列子注成玄英疏純謂莊子名用子休乃周字之反音好事者擬作也

詩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檮維師氏艷妻煽方處小序以為刺幽王鄭箋以為厲王時余謂此與亂臣十人有婦人為九人而已之時正相反

詩尚渾厚常也倘有不者節南山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巷伯曰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爾君子敬而聽之二詩篇中所謂亦直切異於他詩可謂詩中諫疏也如晦庵說詩藥以溫厚

和平為尚殊未盡詩體耳

紀國忍冬酒苦辣芳烈海內內無雙一滴下咽直到臍
下痛快不可言也正真上人住傳通院時紀侯餽以
是物上人見予曰子嗜忍冬酒乎予對曰嗜之上人
乃余侍者為予酌之予傾一小鍾予曰不足
已上人曰請再進予又傾一鍾上人為余教曰復請諸
曰幸甚又傾一鍾上人曰善飲哉生也老僧素好飲
子所知也而不能飲是酒子嗜之善飲哉生也予曰
僕亦素嗜酒而不能數杯唯於忍冬酒則盡數鍾
亦不甚醉性所嗜耳况紀忍冬酒天下之佳味也敢

不盡醉上人愕然曰生可謂善飲也

先君子嗜酒善飲而不必美酒雖薄酒亦飲之而尽
醉嘗曰薄酒亦勝茶湯酒雖薄亦能醉人未聞茶
湯而醉

昭明太子文選序六朝文之極佳者可謂所作不愧
其所選矣或曰昭明之文佳則佳矣若不古何曰文
之工拙存辨才而今古者時也故雖有高才而不免
時俗者且為之耳如果具其才則古今文皆可為也
向使昭明生于西漢則其才未必出於長卿之下
管仲在魯桓公使人請諸魯曰欲生得以戮於群臣

魯君問諸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夫鮑叔之知管仲也詳矣古今稱為然叔與仲同游窮交也則其相知固其宜也施伯之於管子非有平生之素一旦見之即知其天下之才而言其所在之國必得志於天下又知齊之將用是人此皆不可及也然則施伯之智過鮑叔邪施伯殆神知矣

困學紀聞曰湯誓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為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脅

之使勿犯呂居仁謂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意實有大功於聖人者純謂孔說非是君子為政信賞必罰况臨師乎若孔氏之說者幾乎欺人通可一行之而不可再行也夫不可再行者豈君子之政哉孔氏蓋嫌孥戮之慘故有是說耳然所謂戮者非必誅殺之謂戮者辱也故孔氏於甘誓以耻累解之是也或以孥作未必然軍法尚嚴不與常政同設之大所以互威也非慘刑也

溫公做太玄而作潛虛王伯厚謂溫公之學揚子之學也余謂揚子之學老子之學也太玄潛虛雖立數

不同要之皆大道中之間業也

寒暑之往來晝夜之長短雖曰以漸然進退盈縮各有行止疾徐焉何以言之寒暑之往來也風雨為之使嘗見寒往而暑來暑往而寒來必風若雨而氣候卒變此衆人所同見也其間一日寒一日一暑一日此風氣之行也其寒其暑數日不異是風氣之止也行之疾者靡而易知行之徐者微而難覺晝夜之長短亦然晝夜之長短以日用之出沒觀之嘗以物為誌以測日出之度則連朝不見有甚進退數日忽見其大進大退是則所謂行止疾徐也余

於是益信天之為活物也此曆家之所未嘗言乃天之所以叵測也曆家特推其均分差次之數耳

周尺先儒皆云當日日本曲尺之六寸四分太短或云當今八寸太長徂來先生詳考以為當今曲尺之七寸二分弱是為定說予嘗以此推古今田里法曰古者里法六尺為步三百步為一里古者六尺當今曲尺之四尺三寸二分古者一里千八百尺當今千二百九十六尺今者六尺為一仞則千二百九十六尺為二百十六仞六十仞為一町則二千二百十六仞為二町餘三十六仞古者十里正當今一里古者或法自方六尺

為步步百為畝古者六尺當今四尺三寸二分自相
乘為方一分者十八萬六千六百二十四是為田之
一步於今之方六尺為步者為六百二十五分之三
百二十四古者一畝當今十元本作十一是衍一字一畝六百二十五分步之
五百二十五五畝宅當今二百五十九步六百二十五分
步之百二十五百畝當今五千八百四十四步今者六尺
為步三十步為一畝十畝為一段為一町則五百八
八十四步為一町七段二畝餘二十四步今者里法六
尺為一甸六十甸為一町三十六町為一里今者一甸
當古八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一町當古五百尺為八十

三步餘二尺一里當古萬八千尺為三千步即是十
里今者畝法亦六尺為步自相乘為方一分者三十
六萬當古一步六百二十五分步之三百零一今者
一畝當古四十四步六百二十五分步之二百八十一
段當古四畝四十四步六百二十五分步之三百一町
當古四十四畝四十四步六百二十五分步之五百
古云昔行日五十里兵行三十里當今五里三里此
特大衆之行程耳若常事一日率行百里故齊魯相
去百里而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今此方
人亦率以十里為一日行程是亦可以見古今里法

之異而同也

宋王廷秀著磨衲集其中有擬程子之學於墨氏王伯厚非之見困學紀聞然謂程子之學似墨則余之信也其謂釋則廷秀之知言也吾亦然之

困學紀聞云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先釋余謂特立獨行先釋固有之通天地人先釋亦有之厚齋以是為儒小矣夫儒明乎詩書達乎禮樂授之以天下之政而可以不惑者斯之謂真儒先釋顧有之與

元世祖一日命廉希憲受戒於國師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孝孔門之戒如是而已上喜見輟耕祿余謂希憲之對誠善未如以四勿為對之的切耳所謂四勿真孔子之戒也

僧之為大惡中國為甚輟耕祿載胡元世總江南浮屠者揚璉發宋帝諸陵殘念不仁豺狼不若而贊成其事者僧也近又見小說中有一書名僧尼孽海其所載皆惡僧以妖術秘計誘人婦女引之密室而肆其淫虐玩弄蝶躄蝶躄無所不至讀者且不忍編終篇甚矣僧之為兇賊也我日本固亦多惡僧不知有

如彼書所記者否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仁齋解曰：不以言舉人，智也；不以人廢言，仁也。予謂以言舉人，恐舉非其人，不可以長民也。是害於仁，故不以言舉人。仁也。以人廢言，不知善言可用者也。是害於智，故不以人廢言。智也。仁齋之解，仁智易處也。

增上寺有僧覺玄好學，從徂來先生游，買書不必善本，雖殘缺不完，苟其直，廉則買之，用是頗富書。其學亦博，其徒曰和尚，何不擇善本而置之？師曰：余好書，豈不欲善本乎？惟貧若必求善本，則不能多置。今吾

所藏雖非善本，亦足以濟用，即殘缺不完，猶愈於全無。吾亦何暇擇善本乎？達哉！師世有富而好書者，務求善本，裱裝完全，卷帙整齊，新如手未觸，而束之高閣，終歲未嘗開讀，徒蠹食。聞玄師之言，其亦可慙矣。師不幸，未乃中身而歿，今也則亡。

性猶杞柳也。義猶枳椇也。此告子言率性之道也。孟子云：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枳椇也，則莊子馬蹄篇之意也。夫木之堅剛與踈理者，不可以為枳椇，而杞柳則其材堪為枳椇，故以杞柳為枳椇，乃率性之喻。甚當。孟子以為戕賊杞柳，豈不謬哉！凡告子之

言性皆知言也孟子何終不曉也
道聽而塗說之棄也道塗互文也謂之道塗者言
輕於聽說也德者得於身也蓋言道塗非聽說之
所非其所而聽非尊德者也為不尊德者而說是
為棄德也此章與自行束脩章相義裏古者授人
道術有先令其人齊如六韜所記可見矣不如是
則道尊故也况儒皆以聽說為一人之事且視聽
字如聞字語也予故不從也然此章亦必夫子有
為之言也

東都火災每以北風余所親在元祿成寅九月六

日以南風延燒數十里享保以來火多以南風七
以月間大風自東南來拔木發屋者數年一有之
享保戊申九月二日庚戌八月晦皆大風自北庚戌
殊為尤其此二事近時天地氣一變也



